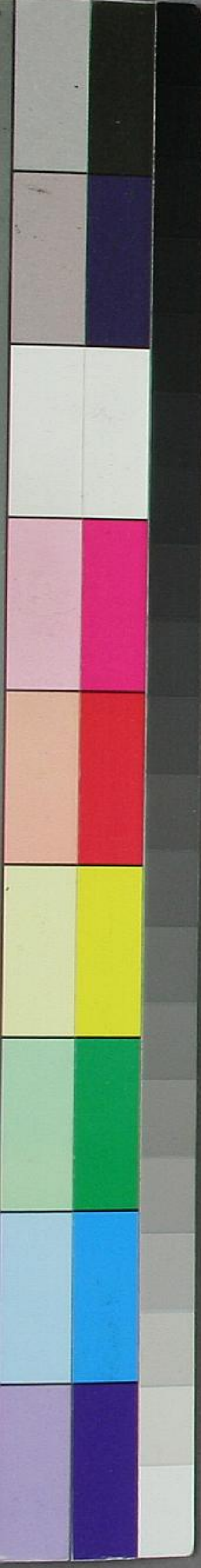


綱鑑易知錄

漢

十六卷

413
537
10



418  
537  
卷 10

尺本堂綱鑑易知錄卷十六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史氏寄贈

周之炳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孝宣皇帝

賜王成爵

綱甲寅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目詔

曰膠東見九十二卷相王成勞來並去聲不怠流民自占去聲

口占隱度也自隱度戶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

綱鑑易知錄

卷十六

漢宣帝

一

是後俗吏  
多為虛名

賜成爵關內侯。但賜爵秩中二千石。見上後詔問郡  
國土計長史守丞。上計者奉土戶口錢穀之以政令  
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  
俗吏多為虛名云。

致堂胡氏曰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  
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爲  
增流民蒙顯賞自是俗吏多為虛名而綜核名  
實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聾瞽  
君上之姦術也人君不篤實而好之天下之理  
亂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實則用實則培克而  
曰抑兼併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名  
而名曰一衆志移於外舍而奏因空水旱  
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人君樂其名良是也  
賢才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良是也

使之下論太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  
變實著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矣故為天下  
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吉不易之道也

韋賢知止

丙魏輔政

綱夏四月立子爽為皇太子。目霍顯聞立太子怒不  
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  
教后毒太子數。朝召賜食保阿保護阿倚人輒先嘗之  
后挾毒不得行。綱五月丞相賢韋賢致仕。書致仕何  
武帝之世宰相往往往誅死。目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  
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綱六月以魏  
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發韋賢老而謝事足見  
明保全大臣之意其視

綱益易知錄

卷廿六

漢宣帝

二

武帝世非戮辱不去者大有逕庭至於丙音逕庭見

魏輔政並書於冊則帝之用人又可觀矣註音十一卷

綱以疏廣為太子太傅附兄子受為少傅目太子

外祖父平恩漢縣故城在直隸廣平府曲周縣平恩鎮侯許伯許廣漢以為

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

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

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示天

下以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

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綱

大禹去聲以蕭望之為謁者目京師大禹雷大行十見

疏廣諫許舜護太子家

蕭望之甫雷疏

二卷 二二 丞蕭望之土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

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

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木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

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陳

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

者綱秋九月地震詔求直言省京師屯兵罷郡國宮

館假貸貧民法書美也綱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

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法書持筆也而霍氏之

領軍而元父之誅決矣皆特筆也註七卷二八目

罷霍禹屯兵

綱鑑易知錄

卷一

漢宣帝

七

置廷尉平

霍氏驕侈縱橫。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  
光女壻未央衛尉范明友中郎將羽林監任鳳長樂  
衛尉鄧廣漢為他官。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  
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官  
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尉屯兵。悉易以所親  
信許史。見上卷子弟代之。綱冬十二月置廷尉平。病  
平其不初孝武之世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  
平日見十三卷。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人有犯法或見  
卷二十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并連坐緩深故之罪。吏深害及故入人急縱

路溫舒尚  
德綬刑書

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祕也。況譬擬也。郡國承  
用者。或罪同而論不聲也。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  
則傅附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與死例相議者咸寃  
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  
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  
復生。絕者不可復屬。祝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此虞書大禹謨篇辭。辜罪也。經常也。謂法可以殺  
縱然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  
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

綱鑑易知錄

卷十六 漢宣帝

四

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也。不入。刻木為吏。期也。必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每季秋後請讞。見二十二卷二十五丞郡鄭昌請剛太守鄭昌上疏言。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定律令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忌。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

鄭昌請剛  
定律令

今直隸順  
天府涿州

太守鄭昌上疏言。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

雨雹殺人

霍氏謀反  
伏誅

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綱乙卯四年夏五月。山陽今山東兗州府濟陰今山東東昌府雨雹。  
 殺人。綱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書賊未有不書主名者。此其書曰霍氏何。衆辭也。是故霍氏舉族皆反。則書氏爾。舉族可誅。則書氏。於是雲山自殺耳。皆以伏誅書。謀上也。故后誅。爾朱亦以自廢為文。謀反書氏。終綱目一而已。註音爾朱。三。八。卷。十一。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  
 泣自怨。謀令太后昭帝后為博平君宣帝外祖母王媪置酒。召丞相平恩侯許廣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一

漢宣帝

五

徐福請抑制霍氏

殺禹要腰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  
 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為  
 列侯初霍氏奢侈茂陵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徐生上疏言霍  
 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  
 上輒報聞謂不見施行至是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  
 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通入聲。突竈。自也。自音聰。旁有積薪  
 客謂主人更耕為曲突遠徙其薪否者且有火患  
 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  
 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救火被燒炙者坐於上行杭餘各

曲突徙薪

焦頭爛額為上客

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向使聽  
 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  
 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  
 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  
 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  
 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  
 帛十匹以為郎帝初立謁見太廟大將軍光驂乘車  
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處其右以備傾側謂之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  
 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

俗傳霍氏之禍始於駮乘

司馬溫公曰霍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彘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加裁奪遂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勤不類孝宣亦少恩哉

以朱邑為大司農

綱九月以朱邑為大司農。邑少為桐鄉。今江南安慶府。齋夫。掌聽廉平不苛。以愛利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今山東青州府。太守以治行第

以龔遂為水衡都尉

一。入為大司農。惇厚篤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綱以龔遂為水衡都尉。先是渤海。今直隸河間府。滄州。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渤海太守。名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濱濱遐遠。不露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黃池中耳。言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潢汗。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



莫遂治湯  
海

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轉去聲。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鉤刈鎌也。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

帶牛佩犢

追尊悼考  
為皇考

天地之大  
義生人之大  
倫

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求循行。郡中皆有畜積。訟獄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上都水及上林苑  
 綱丙辰元康元年春正月。初作杜陵。見上卷  
 綱夏五月。追尊悼考。見上卷  
 於是立廟。中

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為齊衰不杖。替以別之。則所以明

宣帝亂倫  
失禮

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替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謂為入後者，為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既為入後，則所生之父母者，今為伯叔父矣。然直曰伯叔父，則無以別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為所生之父母，故其立文不得。不爾非謂既為人後而猶得以父母名其所生之父也。

殺京兆尹  
趙廣漢

**綱** 殺京兆尹趙廣漢

**書** 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議雖有非，豈足以死哉？

故綱目甚之書殺。 **註** 貴議能廣漢延壽可謂能矣。 **目** 趙廣漢好用世吏

子孫新進年少者，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賜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名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綱** 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復徵入守少府。 **目** 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郡守以諫大夫

蕭望之為平原

今山東濟南府德州

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

愍百姓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

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也望之入守少府

以尹翁歸為右扶風

見八卷

綱以尹翁歸為右扶風

目翁歸為人公廉明

察為東海

見上卷九

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

定國家在東海定國

欲託邑子

同邑人

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

現曰退謂邑子云

此賢將指翁歸太守兼武事故稱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

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按

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

入為右扶風

今鳳翔府見同下三輔

選用廉平以為右職高職也

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緩於小弱

急於豪彊課常為三輔見二十二卷三十最其在公卿閒清潔

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

名譽綱莎拔車叛衛侯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

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明發莎車書叛不為無罪奉世破

不可得而免也權其輕重目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

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侯名官使持節送諸國

客會莎車本西域城名匈奴別種呼屠萬年據其城自立為王因以莎車名國去長安一千八

馮奉世矯和破莎車

韓增所舉得人  
蕭望之諫封馮奉世

里王弟呼屠除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歃血叛漢。奉世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轉去聲首長安。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議封奉世。蕭望之以為奉世擅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邀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為光祿大夫。

**綱**丁巳。二年春二月。立健仔王氏為皇后。上欲立皇后。徵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選後宮無子而謹慎

詔鄭吉還屯渠犂

者。立長陵王健仔。見三十四卷三十三為皇后。令母養太子。**綱**夏

五月。詔二千石察其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

者。毋出今年租。**綱**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

犂。發匈奴擾車師田者。自常情觀之。與兵誅討可也。魏相深見遠識。諫而止之。書詔鄭吉還屯渠犂。

則戰。兵保民之美。可勝既哉。未幾匈奴衰弱。終目匈奴

於臣服。則車師之地。果何關於勝敗之數乎。**目**匈奴

奴大臣皆以為車師西域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

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朝遣兵擊車師田者。地節三年

侍郎鄭吉將免刑罪入田渠犂。發諸國兵與所將田

士擊車師。破之。車師王奔烏孫。其餘民東徙。而吉使

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聞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按今年計子弟殺父

魏相諫擊匈奴

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八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犂。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掾硯史官按事郡國及休告請假也。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綱以蕭望之為左馮平翊。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

丙魏同心輔政。以蕭望之為左馮翊

綱鑑易知錄

卷十六 漢宣帝

十七

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今西安府同州見同上十

右扶風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即移病移文稱病上使侍中

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

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綱戊午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漢縣故城在江

西南康府建昌縣侯於是帝即位十一年矣而賀尚存漢之俗猶厚也故書予之綱封

丙吉等為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雌丙吉為人

丙吉絕口不道前恩

深厚不伐善自曾孫初宣帝號皇曾孫見上卷二遭遇自免難後至為天子絕口不道前恩見同上會掖庭見同上宮婢自陳嘗有阿

保阿依保護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

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為弟安世稱

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徵兆怪異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

略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

世曰掖庭令見同上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詔曰朕

微眇時丙吉史曾許舜皆有舊恩張賀輔導朕躬脩

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

詩大雅抑之篇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封賀子彭祖及吉曾舜皆為列

侯故人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

無德不報

有陰德者必享其祿

張安世謹慎周密

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祿。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滌，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去聲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綱夏六月，立子欽為淮陽王。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宣帝

二疏高節

賢哉二大夫

不悉書書欽何帝所愛欲。綱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立為太子者，也故謹書之。前稱兄子受矣，此其不稱兄子何，不以廣掩受歸。法書名也。請老常在西漢為高節，故並書之。書賜金遣歸也。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下篇之辭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祭道，神曰祖。祖道謂餞行也。供張。並去聲。供具張設也。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去聲。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聲。之下泣。廣受

賣金供具

歸鄉里。家山東兗州府嶧縣日令其家賣金供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魚樂或勸以為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諄。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恭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盈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疏廣見幾而作

致堂胡氏曰。以宦成名立為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既二十。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省各致。廷尉為下獄。以至再屈師。傳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憤憤有素。疏廣聞之。已熟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誥也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夫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註音也。睽音睽。睽音諫。憤音憤。心亂不俟終日。

綱以穎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目黃霸為穎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由主糾察郡吏郡錄事也白欲

綱鑑易知錄

卷十六

漢宣帝



治道去其泰甚

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朔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姦吏因交代之際，棄匿簿書盜去官物。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上聲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也。不久坐法貶秩，詔復歸潁川為太守。

綱已未四年春正月，右扶風尹翁歸卒。書三輔未有翁歸錄。法書卒者卒。賢也。綱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今山東濟南侯張安

韋玄成伴狂不應名

世卒。諡曰敬。綱以韋玄成為河南太守。自初扶陽漢縣故城在江南徐州蕭縣。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伴狂不應名。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奕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狂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詩：陳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為河南今河南太守。

綱庚申神爵元年前年神爵集長樂宮今故改元神爵春正月帝如甘

泉見十四卷郊見十八卷泰見十四卷三月如河東今平陽府見十四卷祠見十六卷后見十六卷

求金馬碧雞之神

上見同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明發祠祀神

之故舉也孝宣中與胡為踵而行之然郊泰時祠后士猶有可諉者至遣諫大夫而求金馬碧雞之神則

矣故顯書以譏之目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

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今雲南有金馬金形如馬碧

雞碧形似雞之神遣褒持節求之初上聞褒有後才名見

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

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昔賢者之未遭遇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惘誠則上不然其

信。及其遇明君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

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

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易乾卦雲從龍風從虎

蟋蟀俟秋吟。吟。蟋蟀似蝗而小。一名促。蟋蟀同出

以陰。有時故日出以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

神。相得益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必俟

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

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

偃仰屈伸若彭祖。姓錢名鏗堯舜時人。响噓。並音吁

出呼吸如喬松。子王喬赤松子皆仙人。哉。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

之。後京兆尹張敞亦勸上斥遠方士。游心帝王之術。

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由是恐罷尚方待詔。**綱**諫大夫王吉謝病歸。書以病

也。謝病歸託也。書諫大夫謝病歸。病歸一而已。**目**上頗脩飾宮室

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

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

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

近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

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土治民。莫善於禮。願陛下述

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

不若成康。周成康節儉天下安。壽何以不若高宗。殷

丁中興號為高宗。在位五十九年。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

僭差。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外家及故人。可厚以

財。不宜居位。上以其言為迂闊。吉遂謝病歸。**綱**先零

羌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目**

先零。西羌種名。羌侯楊玉背畔。攻城邑。殺長吏。趙充國年

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

趙充國擊先零

百聞不如一見

趙充國屯田湟中

臣者矣。上問度鐸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遙度。臣願馳至金城。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圖上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祝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綱**六月有星孛于東方。**綱**秋七月，充國引兵擊叛羌。叛羌多降，詔復遣將軍辛武賢等將兵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黃中，今陝西行都司西寧衛。六月，趙充國至金城，常以遠斥候見十三卷十五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

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欲以威信招降。罕漢上升二姓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徵邀其疲劇，極乃擊之。酒泉今陝西行都司肅州衛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分兵出擊，罕升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先零首為畔逆，當捐罕升間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升之助，不先破罕升，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強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詔充國引兵

趙充國上屯田奏

並進擊罕开。充國上書以為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後罕开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遂上屯田奏曰：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漢縣東至浩、誼、門、亦漢縣、俱屬金城、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漢縣東至浩、誼、門、亦漢縣、俱屬金城、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為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見五十一卷十一處，浚溝渠，治湟

隘湟水名在蘭州西一名金城河，人二十晦同，益積畜，省大費。謹上

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一屯田致穀，二據其肥饒，三民不失業，四罷兵省費，五河湟漕穀，六繕治郵亭，七坐得必勝，八無經阻遠，九不損威武，虜難乘閒，十無驚罕开，使生他變，十一治湟隘橋以制西域，十二豫息徭役以戒不虞。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魏相曰：

趙充國便宜十二事

以張敞為京兆尹

張敞以經術自輔

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綱以張敞為京兆尹。目初敞為山陽。見上太守時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傳相斬捕國中。遂平。時長安多盜。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乃以為京兆尹。敞求得偷盜酋長數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有所縱舍。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朝廷有大議。引古今處

便宜。公卿皆服。

鳳皇甘露降集趙充國振旅而還

綱辛酉二年春二月。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綱夏五月。趙充國振旅而還。秋。羌斬楊玉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之。書書軍還多矣。未有書振旅而還者。書振旅而還。特筆也。其特筆何。嘉全師也。終綱目一書而已矣。目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除斬降溺飢死。定計遺脫。算定其所。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靡忘靡忘。羌豪名。詭責也。自相責。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見二十四而還。秋。羌若零等共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綱秋九月。司隸

蓋寬饒自到北闕下

校尉蓋寬饒自到北闕下法書於是上下寬饒吏寬

吏何甚寬饒也曷為甚之寬饒謂刑餘為周名可也而語及官天下則非所宜言矣若是而自殺焉罪不寬饒書自到綱目之權衡審矣司隸校尉職掌徒

狷蓋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作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見上卷曰方今聖道浸微

儒術不行以刑餘宦官刀鋸之餘也為周名以法律為詩書

又引易傳非正經者謂之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

書執金吾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

鄭昌訟寬饒

先導故執此鳥議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

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

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之

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許廣漢之屬下無金

張金日磾張安世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

劾以大辟關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

不言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眾庶

莫不憐之綱以鄭吉為西域都護匈奴日逐王即

休屠王渾邪王之稱見十四卷四先賢揮纏日與握衍胸劬鞮低

都護之置  
自鄭吉始

四字單單于猶漢言天子有隙率其衆降漢使人至渠犂見上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之將詣京師吉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見同上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見十四卷九治烏壘城去陽關在陝西行都司沙州衛二千七百餘里督察烏孫康居俱見十卷三等三十六國漢之號合班西域矣綱壬戌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今陝西平涼府鎮原縣侯魏相卒諡曰憲綱夏四月以丙吉為丞相且吉尚寬大好禮讓掾硯吏有罪輒與長休告休告歸假也務掩過揚善終

丙吉問牛喘

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為故事嘗出逢羣鬪死傷不問逢牛喘外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也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為知大體

司馬溫公曰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上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當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



益小吏俸

綱秋七月以蕭望之為御史大夫綱八月益小吏俸

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

吏百石已下俸十五綱以韓延壽為左馮翊

以韓延壽為左馮翊

始延壽為潁川見上卷太守承趙廣漢見上卷之後俗

多怨讎延壽教以禮讓黃霸見上卷代之因其迹而大

治延壽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

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自刺威死為東郡

此不慮而慮於牛喘音薄音博音森以求陰陽不亦疎乎音註去聲瀝音六

今山東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

翊行上聲縣至高陵今陝西西安民有昆弟訟田延壽

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

平聲民有骨肉爭訟各在馮翊是日移病移文入臥傳

聲轉去聲舍猶今閉閣蛤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

移終死不敢爭郡中歛同然傳轉相救厲恩信周徧

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

欺給臺上

綱癸亥四年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

閉閣思過

鳳皇集杜陵

屠伯

霸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朔集郡國。穎川尤多。於是賜爵關內侯。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綱冬十月。鳳皇集杜陵。見上。綱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綱延年陰驚至。驚擊也。凡鳥之驚。獸之猛。皆曰驚。屬縣囚會論平府上流血數里。河南今河南府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見其以鳳皇被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名義。失其姓。出行上。蝗巡行捕。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恐見中去。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得其怨望誹謗數事。坐不

嚴母

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見上來。適見報囚論囚。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綱甲子五鳳元年冬十二月朔日食。綱殺左馮翊韓延壽。綱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見上。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即部史案較望之在馮翊見上。時稟稟。主藏穀。犧。主養牲。所以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望。

綱鑑易知錄

卷十六

漢宣帝

二五

三者足以贖罪

史大夫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等數事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致堂胡氏曰延壽所以反案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訐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旨蕭得無事而韓獨蒙辜正使延壽有麗於法者其為擢川黃霸因之而大治其為東郡令行禁止而被擢其為馮翊恩信徧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三者不足以贖其罪乎而加以棄市之刑孝宜於是乎失君道矣

綱乙丑二年秋八月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綱免

光祿勳平通侯楊惲蘇為庶人目楊惲敞之子廉潔無

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詔免為庶人

綱丙寅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明發魏丙之卒皆書

爵與景武以來他相不同者所以表其賢也目吉病上臨問以誰可以自

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薨諡曰定後三人

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綱二月以黃霸為丞相

目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

尹張敞舍鵝本作鴝音分雀鵝雀大而色青出羌中俗謂鵝雞飛集丞相

丙吉知人

鵝雀

綱盧易知錄

卷一六

漢宣帝

二六

黃霸薦高

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後知從啟舍來乃止啟奏  
挾詐偽以奸干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霸甚  
慙時史高以外戚貴重霸薦高可太尉見五十一天子  
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見二十二夫宜明教化  
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  
官朕之任焉高帷幄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  
之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  
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

綱丁卯四年春匈奴呼韓邪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

初置常平倉

耿壽昌奏漕運

減戍卒什二綱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

倉志恤民也書自元康宣帝以來比祕年豐

稔任上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

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水運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

六萬人宜糴三輔見上弘農今河南河南河東今山

陽今山西太原今山西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

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

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

爵關內侯綱夏四月朔日食綱殺故平通侯楊惲暉

趙蓋韓楊之死人心不服論者固已詳矣今以綱目觀之廣漢延壽書殺寬饒書自剄皆不其官猶且當任職之時云爾至於楊惲已免為庶人久矣然且書曰故平通侯則免不以罪不予其免為可知免猶不予而況於殺之乎

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此宣帝之所以雜霸

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與惲書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

平惲宰相子丞相為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晦

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當為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魚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

楊惲報孫會宗書

南山種豆歌

烏烏缶瓦器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諫逐客書擊甕扣缶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惲秦人故云

其詩曰田去聲彼南山蕪穢不治平聲種一頃豆落而為其其喻賢人放棄其豆莖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同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不足為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見上韓馮翊見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腰斬

漢宣帝

趙蓋韓楊之死

司馬溫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寬饒憐憐之剛直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趙廣漢

綱句奴郵質支單于攻呼韓邪單于走之遂都單于庭

綱戊辰甘露元年春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為冀州

刺史匡楊惲之誅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

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硯絮如舜案事舜

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即收舜

五日京兆

繫獄驗治竟致其死事會立春行上聲察視也。寃獄使者

出舜家載尸自言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

自便即先下前奏免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

下亡命命名也脫其名籍而逃亡數月京師吏民解懈弛浮鼓

數朔起起衆起擊起鼓起杖也擊起鼓起所以警而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

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妻子皆泣敞獨

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

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見二十一上引見拜冀州

刺史到部盜賊屏息綱以韋玄成為淮陽中尉綱

以蓋玄成為淮陽中

漢家自有制度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次子淮陽見上十三惠王欽常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微時許后所生上少依許氏后父許廣漢家見上卷二及即位而許后以弑死見上卷二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見上十六欲

黃龍見

以感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綱匈奴兩單于呼韓邪皆遣子入侍綱夏四月黃龍見現綱已巳二年夏四月營平侯趙充國卒綱匈奴款塞請朝目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也五原塞在陝西延安府神木縣願奉獻國珍國中所得珍寶朝三年正月會明年正月朝賀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天子采之詔命單于位在諸侯

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致不加非尊之也詩云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借詩商須殷武之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荒四句見三卷十一

孝之之載非禮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六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七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孝宣皇帝

綱庚午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

同南北方流沙日漠沙塞下。上幸甘泉郊泰時。見

卷十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上還。單于就邸。見十四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七

漢宣帝

一



畫功臣於麒麟閣

麒麟閣十一人

長安。置酒建章宮。見二十四卷二六饗賜之。二月遣歸國。單于請居光祿塞。見即五原城下。自是烏孫。見二十四卷二以西至安息。見十四卷十六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綱畫功臣於麒麟閣。法書功臣也。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在西安府城內未央宮左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鳳皇集新蔡

綱鳳皇集新蔡。今河南汝寧法書於凡六書矣綱目

綱監易知錄

卷十七

漢宣帝

二

養心吳氏曰慶元閒中興輔佐孰優論云定策如博陸濟治如丙魏靖邊如充國置之前列夫誰曰不然安世以謹厚聞延年以安和著蕭望之梁丘賀以文學顯其他如韓如劉亦不過一藝一能之士未見有卓然之功也而蘇武大節凜然乃真之於羣臣之後武之守節如彼其堅也起敬於夷狄如彼其久也序列如彼其卑也帝豈無見於此哉蓋麒麟之圖繪正遠人觀聽之所繫彼其平昔之所畏慕者知有武而已且顧瞻傑閣歷數元勳而曷昔敬畏之人乃然特居羣臣之後必相顧駭愕私告語以中郎其功大節如此且居羣臣之下則凡偃然者其功大節如此且居羣臣之下則凡偃然者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夫如是寧不足以夷窺伺之心哉

詔諸儒講  
五經異同  
於石渠閣

立三經博士

書宣帝六書自是終綱目無聞焉帝之世界盛矣哉綱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為

丞相綱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蕭何所造在未央殿北以

藏祕書其下導書書統一也書講五水若今之御溝因以名閣法經始此終綱目書講

五經二卷十一見直詔諸儒論五經異同施雠論易周堪孔霸論書

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彭祀穀梁則尹更始異同者謂與經旨合否也蕭望之等

平奏平謂無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

梁春秋博士梁丘複姓名賀從京房受易夏侯複姓大夏侯名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伏

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小夏侯名建勝

之從父子也勝以書授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

有大小夏侯之學穀梁複姓名淑一名赤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為經作傳博士

皇孫驚生

秦官名掌綱皇孫驚生法書皇孫生不書書驚生何驚

漢之中否自驚生始矣故謹書之王政君所生也王氏之篡

王政君

一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見

卷十得元城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

八繡衣御史賀見二十四卷三二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

同觀畫堂甲者甲乙之次為世適嫡皇孫帝愛之自

音買畫堂畫堂彩畫之堂名曰驚驚字太孫常置左右

綱壬申黃龍元年春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

微宮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天子奉御宮也閣道六星在王良北飛閣之道天子欲遊別宮之道古

一星不見則輦路不通動搖則官  
掖之內兵起紫微見三一卷三

帝寢疾以史高

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

為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帝崩

東萊呂氏曰申韓之害流毒後世何其遠耶宣  
帝好觀申子君臣之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  
繩下綜核名實信實必罰所以功光祖宗業垂  
後嗣者蓋勵精之效初非申韓之功也至於用  
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者貴許史而啓成帝之  
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啓哀帝之誅大臣開三  
大讞終以亡國此豈非擇術不審之流弊乎故  
論其功則為中興之君論其罪則亦為基禍之  
主其功罪相半蓋失  
於欲速而用申韓也

太子爽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

宣帝開三  
大讞

后法書太皇太后何昭后上官氏也宣帝即位嘗尊為

皇太后而書尊曰太皇太后者豈太

皇太后之上無以稱之故云爾歟

名爽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歲  
而崩諡法行義悅民曰元帝牽制文義  
優游不斷孝  
宜之業衰矣

癸酉孝元皇帝初元元年春正月葬杜陵見上

三月立健仔見三十四王氏為皇后綱以公田及苑振

業貧民賦貸種食法書夏六月大疫詔損膳

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法書秋九

月關東大水饑綱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宮館希幸者

立王氏為  
皇后

減穀食寺馬肉食獸明發元帝繼統之初他務未遑首

元帝小善無益

未幾又復振困乏罷宮館減獸馬凡見於綱目所書者班班可紀雖文景初政未有是也然治道不進反為基禍之一主何哉優柔不斷成宮用權大本既已不立縱有二三小善無益於事書之不沒其實所以示人君不可曰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名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善其言下詔令諸官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掌廐減穀食馬水衡主上省肉

食獸

司馬溫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優游不斷謙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孜孜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焉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綱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故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

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

綱甲戌二年春正月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

即劉獄皆免為庶人明發元帝至是已不可與有為矣

輔政未及二載乃與更生俱以無罪被繫至於不省名致廷尉為下獄暨詰問得知又復不能正其欺罔

置戊巳校尉

劉更生明  
經有行

之罪乃反黜免堪等其昏庸若此尚可與之有為哉匡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為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朔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夜石顯恭顯俱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辭以中去傷人。與高為表裏。望之等患苦許史。

蕭望之請  
罷中書官

俱外

戚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

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

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曲禮

不在議久不定。出更生為宗正。恭顯奏望之堪更生

朋黨相稱譽。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

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名致廷尉。時上初即位。

不省醒名致廷尉為下獄。乃可其奏。後上名堪更生

日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

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

元帝不省  
名致廷尉

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  
 之罪收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綱隴西今陝西  
 地震綱罷黃門狗馬以禁囿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  
 士夏四月立子鷲為皇太子綱賜蕭望之爵關內  
 侯給事中朝朔望望之前明以無罪見黜固當引  
 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向為哉去就不明以及  
 其身綱目雖無貶詞而義則在其中其有愧二疏多  
 矣又果見殺盡削其官也綱卷十四見二  
 秋七月地復震綱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  
 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法書  
 役自

蕭望之有  
二疏

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有其故於  
 是有任其咎者矣然則望之何以不書爵病帝也曷  
 為病之望之顧命大臣既免為庶人矣賜爵固不足  
 書也弘恭為中書令則不書書石顯何病帝也曷為  
 病之望之自殺帝涕泣不食矣不惟不能罪顯又以  
 為中書令是誠何心哉綱目聯書之所以深病帝也  
 且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以為  
 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許史皆  
 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  
 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  
 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奸詐辭服遂逮見十卷十  
 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

下有回。復奏望之教子土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

朱雲好節士

見二十一卷一醜

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名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

司馬溫公曰。甚矣孝元之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望之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綱乙亥三年春。罷珠厓郡。置珠厓。儋耳。俱見十卷。九。郡在海中洲上。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

賈捐之請  
棄珠厓

之。至是諸縣叛。上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  
誼之曾孫。曰。臣聞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

漸尖于海。西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東漸三句。夏書禹貢篇辭。漸。漬也。被覆也。流沙在陝西行都司沙州衛西八十里。其

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朔南朔北與極南之地也。暨及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言欲與預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

治也。臣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從之。綱夏。以周堪為光祿勳。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以子南君  
為承休侯

綱丁丑。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見十四卷十六為周承休侯。  
漢縣故城在河南汝州東。綱夏六月。以貢禹為御史大夫。  
禹尋卒。

薛廣德諫  
畱射獵

罷鹽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數。綱匈奴支單于。  
見上卷二。殺漢使者。谷。西走康居。見十四卷。

綱戊寅。永光元年春。郊泰時。  
見上卷。綱上郊泰時。禮畢。

因畱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

暴僕露。從去官勞倦。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

詔舉敦樸

天下幸甚。上即日還。綱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

三月隕霜  
殺桑

綱三月。雨去雪。隕霜殺桑。綱秋。  
當作帝。一說。耐。見上卷。上聲。獻也。耐。見上卷。祭宗廟。日上出便門。  
見十一卷。二。六。中。渭橋。欲御樓船。薛



薛廣德諫  
御樓船

劉更生上  
書

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先驅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乘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遂從橋。綱大饑。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以連年災害故也。綱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綱於是豐劾堪。猛帝復左遷堪。猛是誠何心哉。綱目上書豐有罪。下書左遷堪。猛病帝也。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

和氣致祥

見一卷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見一卷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博食。水泉沸。拂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杜閉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七 漢元帝

夏寒且青

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平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朝臣斷斷。辯也。爭不可光祿勳。堪周何邪。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前以堪為當誅。故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食邑。勿令典事。明主不

楊興順指

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稱言堪猛之美。今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僕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為庶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劾。其左遷。堪為河東今山西太守。猛槐里今陝西安府興平陽府令。

司馬溫公曰。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

美惡是非何在

黜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綱待詔賈捐之棄市。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

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

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與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

房捐之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

復充宗顯黨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

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

矣謂賢上捐之復短顯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

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為薦

下筆言語妙天下

賈捐之以邪攻邪

匡衡地震日食疏

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捐之

獄令顯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見二十一卷二十七興髡

鉗見十卷五為城且輕刑之名書曰伺寇虜

司馬溫公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綱已卯二年春二月赦以韋玄成為丞相三月

朔日食夏六月赦綱以匡衡為光祿大夫目上問

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臣竊見大

赦之後姦邪不為去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

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

同餘。築牆版。兩頭曰楨。兩旁曰榦。周也。公卿相與書費誓。峙乃楨榦。峙音雉。儲備也。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此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臣聞天人之際。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惟本祇畏天戒。哀閔元元。見二三近中正。遠巧佞。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遷衡為光祿大夫。

救者權時之宜

馮奉世請討叛羌

荀悅曰。夫救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敎。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武帝末年。羣盜巫蠱。人不自安。及光武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救矣。

綱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之。冬十一月。大破之。見上。隴西羌反。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今反虜無慮言不用知其數也。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上為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

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頗畱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

綱庚辰三年春三月立子康傳昭儀所生為濟陽見二三四

王。綱冬十一月地震雨水。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

員千人。

綱辛巳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

猛為大中大夫。猛自殺。發望之堪更生下獄自殺

可知。雖然堪以受遺大臣隨即黜辱自宜亟退。況賢如望之。猶且不免。堪乃復列九卿。方且爰引張猛。給事中。歷數年間。未聞有所補益。而左遷之命下矣。此又不。去。尚復何待。是時羣小在內。主德不明。必無可

周堪因石顯白事

為之理。雖曰名用。果何為者。冒進不已。自取顛覆。無可稱述。故堪不書卒。而猛之自殺。且削其給事中之官。蓋其進退存亡。皆不足錄。故略之。爾略之者。賤之也。其旨嚴矣。 目上以日食召諸

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

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

大夫。給事中。石顯管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

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

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見二十一卷二十六

致堂胡氏曰。周堪反。因石顯白事。是欲進賊。而以賊為導也。豈其年老病耗。志不帥氣。而然邪。若當望之飲鴆之後。耗音帽。望之稱疾而去。則善矣。 註音飲鴆見上七。

綱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法書禮凡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自漢太

上皇崩高帝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是後高祖太宗世宗莫不立焉非也於是而罷之亦非也故謹書之

綱作初陵不置邑徙民法書特筆也帝於是可謂知節矣

綱壬午五年秋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大水綱冬十二月以

匡衡為太子少傅附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

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見

匡衡治性  
正家疏

五卷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

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性

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

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

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

湛暫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

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

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

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貫婚所以原情性而

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房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之

際別適嫡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

而理陰氣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

河決

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綱：河決。匡：初武

帝既塞宣房。作防。見十卷二四。後河復北決於館陶。今山東

昌府館陶縣。分爲屯氏河。即衛河在館陶縣。東北入海。廣深與

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東。今

昌府靈昌府博平縣。鳴犢。河名。見四卷三四。口而屯氏河

絕。

隕石于梁

綱：癸未。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于梁。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

綱：甲申二年秋。殺魏郡太守京房。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

殺京房

京房學易不知易

以殺其身。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知。夫易者也。雖然。此特爲房言耳。若元帝者。既知其言之是矣。不惟不能。用又從而殺之。是烏足以爲君。房學易於焦延

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

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

驗。以孝廉爲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

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

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

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意鄉

向之。時石顯顯專權。五鹿充宗爲尚書令。用事。房嘗

京房奏考功課吏法

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見四卷趙高。見八卷政治日亂。桓公盜賊滿山。世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

京房易之末

亦不能退顯也。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郡。今河南彰德府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竟徵下獄。顯告房與妻父張博為淮陽憲王。見上卷作求朝奏草。誹謗天子。詿中誤諸侯王。詿亦皆徵下獄。棄市。致堂胡氏曰。君臣之交。有淺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歎斯辱矣。之戒。況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為郎。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鄉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无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石顯設詐  
皆此類  
累三若若

綱下御史中丞陳咸獄髡為城旦。目陳咸數毀石顯  
久之坐與槐里見上令朱雲善滯泄省中語與雲皆  
下獄髡為城旦見上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夜牢  
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  
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累  
不絕也綬印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見上恐  
組若若長貌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七恐  
天下學士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  
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  
顯以為不如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

陳湯矯制  
斬郅支  
此固春秋  
之法

人主者皆此類也。綱閏八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法書  
后崩不氏此其書氏何別疑也於是大皇綱冬齊楚  
太后歷四朝矣故詳之后崩書氏自此始。綱冬齊楚  
地震大雨雪。法書書三月雪四月雪記異也此冬耳常  
也何以書地震而大雪非常矣故書。  
綱乙酉三年夏六月丞相玄成卒。秋七月以匡衡為  
丞相。綱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  
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發延壽為都護  
校尉耳今乃以湯主兵者蓋設謀在湯而延壽則從  
之者也故其書法如此若夫郅支殺漢使者前已顯  
實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固春秋  
之法目漢遣使三輩至康居。見上求谷吉等死。見上

綱監易知錄  
卷十七  
漢元帝  
十八

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為人沉勇有大慮與甘延壽謀襲擊郅支延壽欲奏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合四萬餘人進薄博也康居城下四面圍城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大呼乘之鉦征也似鈴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却漢兵四面並入郅支被創傷也死斬其首

綱丙戌四年春正月傳轉去聲首至京師縣懸也橐

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十日綱藍田今陝西西安府藍田縣

地震山崩壅霸水在西安府城東安陵惠帝陵邑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岸崩

壅涇水出陝西平涼府涇州至逆流

綱丁亥五年秋七月徙濟陽王康見上為山陽今山東兗

州府王

綱戊子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且匈奴呼

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昏漢

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良家者非醫巫王嬙戕

字昭君賜之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吏卒以

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

昭君賜單于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七

不可許。上十策論之。一。言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卒。示夷狄之大利。二。言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三。言中國有禮義刑罰。民猶尚犯禁。況單于豈能必其衆不犯約。四。言中國建關梁。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亦爲諸屬國。降民思舊。逃亡。五。言近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慢易分爭之漸。六。言往者從。車多沒不還者。子孫亡出從之。七。言邊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中樂欲亡者多。八。言盜賊亡走北出。九。言起塞以來。百有餘年。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他變。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十。言單于自以保塞守御。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對奏。天子使車騎將軍嘉名也。許。論。單于。單于稱謝歸號。昭君爲寧胡閼氏。見十五卷。綱三月。以張譚爲御史大夫。目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爲公。

卿著名。女又爲昭儀。見十四卷。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遂。脩

救。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遂。因言顯顯尊權。上怒罷遂。

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大鴻臚野王。上以問

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

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

見是。因詔曰。剛彊堅固。確然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

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

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綱以名

邵信臣爲少府。目信臣先爲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太守。後遷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七 漢元帝 二十一

劉向論甘陳之功

河南今河南府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名父。徵為少府。見上卷九請諸離宮，希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戲，及太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十萬。綱夏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目甘延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舊名更生上疏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

美者不疵小瑕。貳師將軍李廣利見二十四卷捐五萬

之師，靡也。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

匹，雖斬宛王母寡之首，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

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為侯。今康居之國，疆於大

宛，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

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詔

赦延壽湯罪，令公卿議封焉。封延壽為義成漢縣故

南鳳陽府霍丘縣北侯，賜湯爵關內侯。

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

毀泉臺

舍中軍

春秋譏遂  
事之法

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郎。文公十六年。毀泉臺。公羊傳。泉臺者。何。郎臺也。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春秋襄公十一年。作三軍。昭公五年。舍中軍。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舍中軍者。何。復古也。致堂胡氏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爲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爲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小大矣。矯有小大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在使。馮奉世。見上卷。十。公羊而厚報之。未晚也。註。傳。大夫無遂事。胡傳。遂者。專事之詞。

綱五月帝崩。六月太子驚卽位。尊皇太后曰太

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綱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

將軍領尚書事。元舅未有書。而此書之者。所以著

履霜。堅冰。音。履霜。堅冰。至。綱秋七月葬渭陵。府。咸陽

北。縣。東。可。不。戒。哉。註。履霜。堅冰。至。綱秋七月葬渭陵。府。咸陽

孝成皇帝。名。鸞。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

色。委。政。外。家。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綱已丑。孝成皇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

故郡。道死。書。免。歸。道。死。何。譏。失。刑。也。人。不。能。誅。而

天。誅。之。於。是。漢。爲。失。刑。矣。故。書。以。罪。免。

綱監易口象 卷十七 漢成帝 二二

王氏五侯

黃霧四塞

而削其中書令。綱有星孛于營室。綱封舅王崇為安成。故城漢縣。在河南汝寧府城東南。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綱夏四月黃霧四塞。綱上書諸舅封爵下書黃霧四塞天戒。及夫楊興等指言其失亦且如木投石。成帝初政謬戾如此雖欲不亡得乎。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綱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現東方。兩月非月也故曰有也者所未嘗有者也漢書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晉書有三日相承東行皆未嘗。

兩月相承

有者也。終綱目各一書而已矣。晉穆帝升平元年六月秦太史奏夜三月並出不書不與焉。一卷十一。

綱庚寅二年春三月立皇后許氏兩漢之篇書立某氏為皇后者

恆辭也此其書曰立皇后許氏何許氏嘉女嘉廣漢弟子也倫序亦少乖矣故異其文異其文者異其事也。音廣漢宣帝許后父。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

悲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見十五卷二六。故選嘉

女以配太子。

綱辛卯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書訛言何嘉玉

也。商。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韓

大雨訛言

綱鑑易知錄 卷之十一

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為  
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羣臣皆  
從鳳議。左將軍王商樂昌侯武之子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  
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  
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  
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恨綱  
多。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官殿中。詔舉直言極  
諫之士。食震同日。大異也。震宮殿中。甚大異也。終綱目各一而已矣。綱越。薦見  
四卷。山崩。綱丞相樂安今山東青州侯匡衡有罪。免

食震同日  
雲宮殿中

為庶人。置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千  
金以上。免為庶人。

隕石兩地  
同月

綱壬辰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質實云。未詳。沿革。或疑卽亳邑。四。于  
肥。繫。漢縣。故城在直隸真定府藁城縣西南。二。書。隕石。記異也。先是。蓋  
月者。兩地同月。大異也。終綱目。書隕石。十二。而帝居  
其四。又有火生石中之書。帝之世。何多異哉。至其兩  
地同月。而隕終。綱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綱目一而已。

四月雪

綱以王商為丞相。綱夏四月。雨。去。雪。復名直言極諫  
致堂胡氏曰。武帝置中書宦官。三世不易。恭顯  
之時。權移入主。豈易動哉。至是一朝廢罷。何其  
用力之省也。蓋政歸元舅。勢隆外家。而廢置不  
出於人主也。事雖盡善。而其所以則不徒然矣。

綱鑑易知錄 卷之十一 漢成帝 二四

策  
白虎殿對

谷末陰託  
毛鳳

綱鑑易知錄

卷一

二

之士請白虎殿

在西安府城中未央宮內

對策

法書

綱目書三月雪四未有書四月

雪者四月而雪甚大異也外戚之陰盛而乾陽不能勝矣白虎之對惜無能指及王鳳者則是名也亦具文而已終綱目書四月雪二皆帝世也

焉谷末知鳳方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

皆為臣妾骨肉大臣指王有申伯之忠申伯周宣王

名以其忠於王室使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

為侯伯故稱申伯帝時謀反者馬何羅之弟安陽侯上官桀昭帝時謀

反族誅博陸侯霍光宣帝時卒後霍氏謀反族誅

竊恐陛下聽掩聞昧之瞽說歸咎無辜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言解偏駁之愛駁雜也謂後宮

愛幸固不可偏亦不可駁也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

納宜子婦人母擇好醜母避嘗字謂已曾字乳者不

土小妻弟以納後宮已曾字乳故谷末言及為鳳洗過也

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

做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以求為光祿大夫

杜欽亦做此意

末嘉戴氏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末成於張

禹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皆號稱儒者以賢良

直諫為名以通經學古為賢而相與誤國如此

蓋杜欽谷末劉歆三子依憑寵祿以苟富貴張

禹孔光懦弱無立規免禍患會不若鄙夫小人

而已矣夫權臣用事僭竊國柄猶未敢肆然無

忌憚也必有小人陰贊默教之以助成其勢彼

權臣者亦自知其不為公議所容必假託名譽

綱鑑易知錄

卷一

漢成帝

二五



桃李秋實  
河決

才智之士。以掩蓋其不義。書生多欲少剛。易動以利。易惕以禍。輕變所守。深自結納。其言曰。寧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寧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嗚呼。為天子者。其無使權臣至是哉。權勢已成。薰灼可畏。忠臣孝子。不愛其死亡。何人哉。黨與根據。天子孤立於上。可不為大哀也哉。

**綱秋桃李實**法書桃李華嘗三書矣。未有書秋桃李實者。秋華異也。秋華而實。大異也。終綱實一而已。註音三書見二十一卷。綱河決。目時大雨水。

十餘日。河大決。東郡今山東金隄見二十二卷四。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綱以王尊為京兆尹。綱大將軍鳳奏以陳湯為從事中郎。法書拜官不書所自此其書大將軍鳳矣。石顯惡之。則止於賜爵。効之則以之坐免。大將軍鳳奏。則又以為從事中郎。湯之功過不足論。而漢廷

谷未訟陳湯

之予奪。一出於權臣。為可譏矣。故特筆書之。目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陳湯奉使。頡命盜所收康居見上財物。湯坐免。後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未上疏訟湯曰。君子聞鼓聲皮。鞞。騎上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二句出禮樂記。湯前斬郅支。見同。威震百蠻。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欲致之大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禮檀弓。仲尼之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況國之忠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鞞之聲。而忘帷蓋之施。非所以勵死難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都護見上

卷二 設會宗為烏孫見上所圍驛騎士書願發城郭

敦煌見二十九卷末兵以自救大將軍鳳言湯多籌策齊外

國事可問上召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

無可憂也上曰度鐸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

攻屈指計其日日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

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幕府見同

事壹決於湯

綱 癸巳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決

書塞河不書其人書延世何善其職也故特書目杜

法嘉之綱目書塞河入書其人者延世而已

王延世塞河決

鐵飛

五侯同日封

欽薦王世延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同絡以竹

長四丈大九圍盛成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

六日隄成賜延世爵關內侯

綱 甲午二年春正月沛郡今江南鐵官冶鐵飛綱夏

徙山陽王康見上為定陶今山東兗州王綱悉封諸

舅為列侯目王譚為平阿質實云縣名侯商為成都

今四川成都侯立為紅陽質實云縣名侯根為曲陽

秦縣故城在江南侯逢時為高平見上卷侯五人同

日封故世謂之五侯綱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為徐

湖三老訟王尊

州刺史。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卷三十四三老見九卷公乘興公姓

乍賢在佞

乘名等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昨以京師賊亂。選用為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於是復以尊為徐州見上沛郡刺史。

求遺書

賢。乍佞。豈不甚哉。於是復以尊為徐州見上沛郡刺史。乙未。三年春。二月。隄堅為今四川敘州府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綱秋。八月。晦。日食。綱求遺書。上以中祕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

洪範五行傳論

向較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見二卷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

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南湖丁氏曰。晉者。致治之成法存焉。成帝遣使求書。顧乃湛色溺飲。委政王氏。其於書中治法不啻若冰炭。然竟使牙籤萬帙。徒為祕閣。宴間之清玩。可慨也夫。

綱丙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丞相王商多質。言少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

王商上真漢相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七

畏之遷延却退。上聞而歎曰：真漢相矣。綱：三月朔日。

食。綱：夏四月，詔收丞相樂昌今直隸大名府南樂縣侯商印綬。

商以憂卒。目琅郎邪，郡名，今山東青州府太守楊彤容與王

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

奏免彤，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告商

淫亂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

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有司

奏請除國邑，詔子安嗣侯。綱：以張禹為丞相。綱：尉記

火生石中

賓西域遣使來獻。綱：山陽見火生石中詔改明年元日陽朔。

綱：丁酉，陽朔元年春二月晦，日食。綱：冬，下京兆尹王

章獄，殺之。目：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顧。左右

嘗薦劉向、少子歆，召見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各取衣

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

關也。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

可，乃止。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

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見二十五卷二十九言日食之咎，皆鳳

專權蔽主之過，上名見，謂章曰：君試為朕求，可以自

輔者。於是章薦琅邪見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上自

王章劾王鳳

王章薦馮野王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七

漢成帝

二十九

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稱病上疏乞骸骨上優詔報鳳彊起之上使尚書劾章罪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章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致堂胡氏曰人君於其臣知其奸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盡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既嘉其忠納其說而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復名尚書劾章以萬乘之主自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何所憑信安敢納忠哉

綱以薛宣為左馮翊見上卷宣為郡所至有聲迹

宣子惠為彭城今江南徐州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

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

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

可學也宣為馮翊屬令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遜皆

解印綬去又頻陽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多盜令薛恭本孝者

職不辦粟邑今西安府白水縣僻小易治令尹賞久用事吏

宣即奏二人換縣數月兩縣皆治宣得吏民罪名即

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

也

薛尹換縣

劉向極諫

綱戊戌二年夏四月以王音為御史大夫。囿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見上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音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競為之聲譽。劉向上封事。極諫曰。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阜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

隕石東郡

用其言。綱秋。關東大水。綱定陶王康見上卒。蓋日綱己亥三年春。隕石東郡。今山東綱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特進者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車騎上。三公下。後光武以鄧禹等列侯就第。加書自武位特進。奉朝請。是特進引見之稱。無官定體。法帝增重。加官。綱目卒。大司馬未有書。姓者鳳於是具官矣。不書。姓何。黜之也。王氏日盛。劉氏將移。君子所不忍。書也。自是卒音商根皆不書。姓。目鳳病疾。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御史

四月雪

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薨。上以音代鳳。而詔譚領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綱庚子四年夏四月雨去聲雪法書四月雪帝世嘗一書矣於是再書大異也

其為異奈何鳳死音繼外戚之陰盛也綱以王駿為京兆尹先是京

趙張三王

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綱辛丑鴻嘉元年春正月以薛宣為御史大夫綱二

帝始為微行

月帝始為微行法書始者何終身之辭也以為不可勝書書其始而已矣故微行過曲陽

行

侯第不書綱目書微行三而書音書微行三一見田

始者二武帝成帝皆其甚者也註十三卷十一一見

二三卷目上始為微行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鬪

雞走馬常自稱富平見上卷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

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綱三月丞相禹罷夏四

月以薛宣為丞相

綱壬寅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法書飛者

飛雉集宮  
隕石杜郵

外來也雉集宮殿空宮之兆也終綱目一書而已矣綱夏五月隕石于杜郵七

綱癸卯三年夏大旱綱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目初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七

漢成帝

三二

許皇后與班婕妤見上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

妤同輦。見二十一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

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

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楚莊王夫人，王好獵，

姬數諫不聽，乃不食禽獸肉，王感之而勤政事。今有班婕妤，後上微行過陽

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

入，姿性尤醜，農粹有宣帝時披香殿博士淖姓也姊

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漢以火德，王故云姊

子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於是譖告許皇后，班婕妤

禍水滅火

班婕妤比

河水溢

祝。畫詛阻去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婕妤對

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

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

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見危，乃求

共供去養去太后於長信宮。見二十五上許焉。

綱甲辰四年秋，河水溢。綱冬，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

上見領城門兵。

綱乙巳，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成陽侯。下諫大

夫劉輔獄，為鬼薪論。倫目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



劉輔諫封越臨

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乃先封健仔父臨為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見二卷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書奏詔收縛繫掖庭見

鬼薪

王莽折節為恭儉

五卷 祕獄於是將軍辛慶忌廉褒光祿勳師丹大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救援乃徙繫輔共恭工亦少府屬官獄減死一等論議法為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謂之鬼薪三歲刑舅矣此則曷為不以舅子書書太后弟子所以病太后也莽之篡太后成之目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五侯見上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病親嘗藥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

買婢奉博

成都侯商又請分戶邑封莽當世名上戴崇金沙陳  
 湯亦咸為莽言由是封為新都今四川成都侯遷騎  
 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  
 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  
 發之行處之不慙肉慙也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  
 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去聲  
 買之即日以婢奉博朱子元名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養心吳氏曰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此言可寒權奸之膽

列女傳

新序說苑

黑龍見東萊

綱六月立健仔趙氏為皇后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名合絕幸為昭儀見上十四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綱秋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綱九月黑龍見現東萊今山東萊州府是

龍見日食

月晦日食

星隕如雨

綱丙午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王

星隕日食

唯音為脩整數諫正有忠直節。綱二月星隕如雨。是

月晦日食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星隕如雨。胡傳如

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  
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陵  
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末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  
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  
春秋謹於綱三月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綱侍中  
天象至矣綱三月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綱侍中  
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目上嘗與張放見上等宴  
飲禁中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

班伯諫飲酒

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  
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周書牧誓篇云  
用言是。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  
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勉于酒微子  
所以告去也。沉湎也。酒飲酒變色也。書作醕醉怒也。  
厥德于下此微子告箕子比于而去紂之式號式諱  
辭言我者不忍斥言紂也。○醕音虛去聲。式號式諱  
詩作呼。大雅所以流連也。呼俾畫作夜。此刺厲王之  
去聲。而託為文王歎紂之辭言紂沉湎于酒。淫亂之  
酒而言語誼譁不知有晝夜之節也。詩書淫亂之  
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

綱鑑易知錄

卷十七

漢成帝

三六

班生讜言

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因罷出。後上諸舅風丞相

御史奏放罪惡。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今陝西慶陽府都

尉。後詔歸待母疾。復出為河東都尉。綱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

史大夫翟宅方進復以方進為丞相。孔光為御史大

夫。目方進以經術進。其為吏用法刻深。任勢立威。峻

文深詆。中傷甚多。孔光孔子十三世孫。霸之子。領尚書典樞機

十餘年。守法度。脩政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

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彊爭。諍以是久而

安。時有所言。輒削草橐。以為彰主之過。以好于忠直。

孔光削草

孔光不泄

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

洗沐之日。歸家休息也。漢律。吏五日得二休沐。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

政事。或問光温室。殿名。在長樂宮中。一日省之後堂。省中樹皆何木

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七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300